帝堯的故事之三十八

老者細道養蠱內情

文/紫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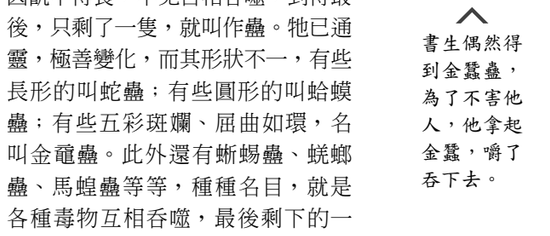
帝堯問那老者為甚麼要用鑲銀的筷子？那老者聽了，嘆息道：「不瞞聖天子說，因為要防蠱毒，不得已，才千拼萬湊，去弄這雙筷子，並非是要奢華，正是古人所謂『行路難』呀！」

(接646期)

帝堯聽了，知道內中必有道理，便問他道：「怎樣叫作蠱毒？」那老者道：「聖天子沒有聽說過嗎？這種蠱毒，是謀財害命唯一的好方法。因爲害死的人與病死的人一樣，絲毫沒有形跡可尋，豈不是妙法嗎？！這個方法，不知起於何年何月，也不知是何人所發明。有人說，是從三苗國傳出來的，但亦不知道是不是眞的？」

帝堯道：「這種毒究竟是甚麼東西，汝知道嗎？」

那老者道：「聽說是一種毒蟲的涎沫或屎糞等。」帝堯道：「是甚麼毒蟲？」那老者道：「聽說這毒蟲不是天生的，是人造的。他們於每年五月五日的正午時辰，蒐集了蜈蚣、蛇虺、蜥蜴、壁虎、蠍蠆種種有毒的動物，將牠們盛在一個器皿之中，上面加了蓋，重重壓住，勿使牠們逃去，一面念起一種咒語去壓制牠們。過了一年之後，打開來看，內中各種毒物因飢不得食，不免自相吞噬，到得最後，只剩了一隻，就叫作蠱。牠已通靈，極善變化，而其形狀不一，有些長形的叫蛇蠱；有些圓形的叫蛤蟆蠱；有些五彩斑斕、屈曲如環，名叫金黿蠱。此外還有蜥蜴蠱、蜣螂蠱、馬蝗蠱等等，種種名目，就是各種毒物互相吞噬，最後剩下的一隻是甚麼，就叫作甚麼蠱。詳細情形，亦不得而知，據說金蠶蠱最毒，亦最靈幻。」這老者喘了口氣，接著說：「養蠱的人家，米筐裡的米可以吃不完；衣箱裡的綢帛可以用不完；一切金寶珠玉，自會憑空而來。貧窮之家，可以立刻變成大富。但是有一項可怕的現象，就是那蠱蟲是要吃人的，每年至少須要殺一個人去祭牠；若不去祭牠，牠就要不利於養蠱的主人，會跑進他的胸腹之中，殘嚙他的腸胃，吃完之後，和屍蟲一般的爬出來。你想可怕不可怕呢？所以養蠱的人家，往往開設旅舍或飯店，專等那孤身無伴的旅客來，下了蠱去弄死他，供這蠱蟲吃。這種害人，是出於不得已，但是其他專門以此而謀財害命的，亦不少。」



說到此處，羲叔接著問道：「這種旅舍、飯店如此凶惡，久而久之，外間總有人知道。雖則中毒而死，與病死一樣，尋不出痕跡，不能加之以罪。但是大家怕了，竟沒有人去投宿，那他怎樣？」那老者道：「他們害死的都是遠方孤客，不知道此中情形的人，一年之中，總有一、二個撞來送死。至於近地的人，他亦不敢加害的。假使竟沒有人來送死，那養蠱的主人只有自受其殃，或兒子、或女兒、或媳婦，只能犧牲了，請蠱蟲大嚼。小人曾聽見說，有一處養蠱之家，一門大小竟給蠱蟲完全滅盡，這亦可謂自作自受了。」羲叔道：「竟沒有方法可以避免嗎？」那老者道：「小人聽說，有一種嫁蠱之法，養了蠱之後，覺得可怕了，趕快將蠱蟲，用錦繡包裹了，裡面又將金寶珠玉等等，安放其中，它的價值，要比蠱蟲弄來的加一倍，包好之後，丟棄大路之旁。假使有人拾了去，那蠱蟲就移至他家，與原養的主人脫離關係了。假使包內金寶珠玉之類，不能比蠱蟲攝來的加一倍，則蠱蟲不肯去。假使沒有人肯來拾，那蠱蟲無處可去，仍舊尋著原主人，原主人必至滅門而後已。所以養蠱容易，去蠱煩難，眞是危險而可怕之事。」

老將羿道：「小小蟲兒，弄死牠就是了，怕甚麼？」那老者連連搖頭道：「弄不死呢！弄不死呢！它已通靈，彷彿是個鬼靈，倏忽之間，能隱形而不見，你從何處去弄死？牠倒能夠鑽入你的肚皮之內，弄死你呢！即使你捉住了，牠是腳踏不爛、刀斫不斷、水淹不死、火燒不焦，你奈何得了牠！」帝堯道：「竟沒方法可以弄死牠嗎？」那老者道：「不知道，小人聽說有這麼兩件事，也不知確切不確切？一個是有個讀書人，偶然清晨出門，看見一個小籠，裡面盛著銀器，他撿起來拿到室中，便覺得股上有物蠕蠕而動，一看是個金蠶，其色燦然，捉而棄之，須臾又在股上，無論如何，弄牠不死，並且趕牠不走。一個朋友知道了，就和他說：『你上當了，人家嫁出的金蠶蠱，你去娶來了，是很難對付的。』那讀書人聽了，懊喪之至，回去告訴妻子道：『我不幸得到這個金蠶蠱，要想養牠起來呢！於理不可；要想轉嫁牠出去呢！照例要加倍的銀器，我家貧，哪裡拿得出？而且做人也不可以這樣做的。我不能再去害人。想來是我前世的冤孽，早晚要讓牠嚙死，橫豎總是個死，不如我把牠吃掉，聽天由命吧！』說著，就將那金蠶蠱嚼了吞下去。妻子大哭，說他是必死的了，但是沒想到，久之無恙，後來這位書生的壽命還很長。大家說這是至誠之極，感動神靈，妖不勝正，上天給他除了這個毒。這可算一種方法，然而不能照搬的。還有一個，是養蠱的人家，因爲無法供給蠱蟲，大遭荼毒，全家人口幾乎都被蠱蟲食盡。內中有一個人，異想天開，竟跑到地方官那裡去求告，求他救援。可巧遇到一個地方官是很仁慈幹練的，竟接下了這個訴訟。他督促公役，親自到這家住處細細搜查。但是蠱蟲能隱形、能變化，哪裡搜查得出呢！那地方官回去發憤研究，得了一個方法。第二日，捉了兩隻刺蝟，帶了公役，再到他家，將刺蝟一放。可怪，那刺蝟如貓捕鼠一般，東面張張，西面嗅嗅，那躲在榻下或牆隙中的金蠶蠱，刺蝟將牠的刺一挑，統統都擒出來，咬死、吃去。這又是一個方法了。」

羲叔等聽了，大以爲奇，都說道：「這眞是一物降一物了！」

帝堯又問道：「那麼汝的銀鑲筷子，究竟有甚麼用處呢？」那老者道：「是這樣，凡養蠱的旅舍、食店，總是拿了蠱的涎沫或糞暗放在食物中來害人。要防備他，據說只有兩個方法：一個是當面叫破。將要飲食的時候，先將碗敲幾下，問主人道：『此中有蠱毒沒有？』這麼一來，其法自破，就不會中毒了，但是不知有效或無效？還有一個，就是用銀筷或象牙筷。因爲這兩種筷子，都可以試毒的，象牙筷遇毒就裂，銀鑲筷見毒即黑。小人孤身來往，深恐遭凶徒之暗算，所以不得不帶銀筷子了。」

羲叔道：「中了蠱毒之後，是否立刻就發作呢？」那老者道：「聽說不一定，有的隔一日發作，有的隔幾日發作，甚至於隔幾年發作的都有。這邊婦女，近來最歡喜自由戀愛，尤其歡喜與中土人戀愛，因爲中土人美秀文雅。你在中土，有妻、無妻，她都不計較。她既和你發生戀愛之後，絕不許你拋棄她。除非她另有所愛。如果你要回中土去，看望你的家人、妻子，她亦答應。不過要你約定，過多少日子回來，原來她早已下蠱毒在你的肚裡了。假使你按期而至，她自有藥可以給你解救；假使不來，到那時便毒發而亡。照這樣看來，豈不是隔年發作的都有嗎？」帝堯等聽了這話，不覺恍然大悟，才知道三苗的毒計，眞是厲害。

當下帝堯又問道：「養蠱的人，看得出嗎？」那老者道：「人的面貌是看不出的，至於他的家庭裡，是看得出的。跑到他家裡去，只見他潔淨之至，一無灰塵，這個情形，就有一點可疑了。還有一種，養蠱的人家，到夜間，往往放蠱蟲出來飲水，如流星、如閃電、如金光，假使看見有這種情形，就可知道這戶人家一定是養蠱的。」帝堯等聽了又恍然大悟，便又問道：「養蠱究竟是用甚麼東西養的，汝可知道嗎？」那老者道：「小人只知養金蠶蠱是用梁州地方所出的錦。牠每日吃四寸，如蠶食桑葉一般。因爲金蠶產於梁州，以後才蔓延各處，所以需用梁州錦，其餘小人卻不知道。」帝堯聽了，便不再問，賞賜那老者不少的財物，足以養他的老、養他的孤寡，使他以後不必再做這個負販的生計了。那老者歡天喜地，拜謝而去。

這裡羲叔等覺著三苗如此之陰險凶惡，無不痛惡切齒。老將羿尤其忿忿不平，請帝堯下令征討。帝堯道：「事雖的確，然而毫無證據。他可以抵賴，豈不是倒反師出無名，不如且待將來吧！」老將羿只得罷休。

之後帝堯和羲叔等一班人，沿沅水而下，一路回到了平陽。一日視朝，得到華邑的奏報，說道：「太華山上現在發現一條大蛇，六足四翼，甚爲奇怪。查到志書，知道這蛇名叫肥遺，只要牠出現則天下大旱。究竟可信與否不可知。但既有此說，且關係天下，不敢不以奏聞。」帝堯看了，就向大司農道：「去年朕遇到洪崖仙人，曾說天有大變大災。現在果有此異物出現，難道就是旱災嗎？肥遺天數雖定，人事不可不盡，汝去預備吧！」大司農答應，立刻發文書通告天下，叫人們修繕池澤，蓄儲水量，不在話下。那麼，洪崖仙人說的大災難是不是旱災呢？(未完待續)

主要參考文獻：

鍾毓龍《上古神話演義》



書生偶然得到金蠶蠱，為了不害他人，他拿起金蠶，嚼了吞下去。



將蠱蟲和金寶珠玉包在一起，丟棄路旁，假使有人拾去，蠱蟲移至他家。

因金蠶產於梁州，金蠶蠱用梁州錦飼養，牠每日吃四寸。

